

水泉坪

程根子



水泉坪民宿

水泉坪，一个儒雅诗意的名字，一块被锁在秦岭深闺中的千亩田园。境内有泉水，有瀑布，有坪地，有村舍瓦屋，宁静质朴，惬意悠闲，乡村之美映入了游客的眼帘，温柔了岁月，也温暖了心田。

旬阳仁河口镇水泉坪，地处陕南汉江北岸，海拔八九百米。由于古时地壳运动形成堰塞湖，历经千百年来淤积演变形成偌大一块坪地，一条发源于王莽山的溪流蜿蜒曲折穿过原野，滋润着千亩良田，向山谷深处漫延，长达4公里，联系着桥上、水泉坪和王莽山三个自然村，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走进水泉坪，一幅绝版乡村画卷徐徐展开，一条宽阔的硬化路穿境而过，绿荫环绕，稻荷遍布，景区、民宿、农耕博物馆、文创基地工作室穿插其间，虫鸣鸟叫声悦耳动听，令人心旷神怡。

水泉坪人始终按照自然规律和传统方式进行生产生活，不因经济社会发展而偏离，不因生活水平提升而改变，过着淳朴自然、安宁和稳定的生活。他们一直延续传统，种植着油菜水稻，阳春三月，金黄色的油菜花，一望无际，与镶嵌其间的麦苗及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蔚为壮观，构成水泉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水泉坪的春天来得不早不晚，总在田间地头流动。映入眼帘的潺潺溪流，在春潮的涌动下流出的山溪水也有了激情，它流过岁月，流过四季，流出了水泉坪春天的美好时光。

前来观赏油菜花的游客，络绎不绝。一时间，金灿灿的油菜花间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的服装，拍照的、作画的，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油菜花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变换颜色。温度越高，颜色越浅；温度越低，颜色越

黄。它们用最热烈，最灿烂的方式争艳怒放。

油菜收割后正好栽植水稻，男人们把秧田深耕耙耢，打理平整，妇女们坐在秧凳上拔秧苗，扎成小把，扔到旁边的田埂上。挑秧的人把秧苗运到耙好的田边，一把一把将秧苗均匀地扔到田里。插秧这话，是要一定技术的，插好的秧苗两三天过后，就扎根存活了，翠绿翠绿，渐渐变得茁壮起来，一片生机盎然。

水泉坪的油菜花，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感，配着水泉坪特色的民居建筑来别有情趣。以白墙灰瓦、雕梁画栋为背景，金黄色的油菜花仿佛正是大自然用水墨或油彩信手涂抹上去的。如果站在王莽山观赏，水泉坪的油菜花、田园、民宅、炊烟和远处的山峦、云雾融为一体，其乐融融的画框，露着生活的暖意，游人看了沉醉其中，恋恋不舍，就想落地生根，长住在这人花和谐的美景里过好日子。

远山如黛，近景空旷，只有身临其境，才可领略水泉坪不同于山外的奇异风光。

王莽山在险峻之中透出庄严，犹如水泉坪的守护神，安详地俯视着这里的儿女，没有丝毫的狂傲！春天看花，夏天看水，秋天看稻，冬天看雪，冬去春来，山高水长，这是大地的和谐。

每逢仲秋，水泉坪水稻陆续成熟，成熟的稻田就像铺在大地上的金色地毯，美如绝版的油画，以大地为纸，用金黄的稻穗，做了底色，绘就了千亩之规模的巨幅图画。以不同颜色的水稻开展“稻田艺术”，一幅“稻田画”绘出美丽“中国梦”。这道独特丽的风景，构成彩色稻田创意图案，让游客惊叹不已。溪水潺潺，青山如黛，白墙黑瓦，透着悠悠古韵。因为水资源丰富，群山起伏，水泉坪的秋季常年都是烟雨朦胧，将天地间的景色晕染的如诗如画。

近年来，随着水泉坪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旅游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千亩稻田、茶山步道、峡谷书院、银杏广场、侯山湖等景点的建成，水泉坪抓住自然资源优势，高质量发展抓生态旅游产业，成功举办油菜花节、稻鱼丰收节、插秧节、农民丰收艺术节、篝火晚会等特色活动，吸引诸多游客慕名前来。

水泉坪，在云蒸霞蔚中崛起，在云雾缭绕里，以它丰腴多姿的风采，独具特色的景色魅力喜迎八方来的客。

怀念茶香

谢英荣

今日，细雨纷飞，凉意侵骨，一如四年前的今天。而今，阿姨的坟前花开似锦，柳絮如烟，茶香四溢。献上鲜花和祭品，点燃几柱香，烧几沓黄纸，袅袅青烟弥漫开来，散发着一股苦涩的气息，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油坊的村落总是黑瓦白墙，零星地沉睡在茶山之间。现在我这么喜欢喝茶，或许就是受了阿姨的熏陶吧。我喜欢茶，它的清香让我惬意；它的甘甜令我沉醉；更多的是茶香里凝聚着浓郁的思念和牵挂。

依稀记得9岁那年春天，我步行十几里来油坊看望阿姨，阿姨带着我穿过油菜花地，到了一大块茶园。茶树被修剪成了各种形状，像蘑菇，像冰棍，像雨伞……绿油油的一片，在阳光下散着耀眼的光芒。它们或芽苞初放，或苍翠欲滴，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茶香，熏染了整个山坡，令人心旷神怡。

从那以后，每年最喜欢的事，便是跟着阿姨上山采茶。茶园在半山腰，阿姨戴着草帽，背上背篓，穿一件红色碎花外套伴着薄雾，愉快地走进茶园。她轻盈地穿梭在茶树间，微微弯着腰，低头盯着茶树，双手不停地在茶尖儿上下弹动，一提一掐，像是钢琴家在弹奏

动听的曲子。她时而拨弄草从，露珠沾湿了裤腿；时而衣衫碰到叶片，沙沙作响；时而哼着小调，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不一会儿，背篓里就盛满了嫩绿均匀的新芽。采到兴致正浓时，我随手摘一片嫩叶嚼在嘴里，有些甜津津的，回味无穷。漫山遍野的香刺花盛开，小小的花朵，白得纯净，香得诱人。我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气，闭上眼，陶醉在花香之中。突然，我轻轻地靠近阿姨，趁她不注意，将手中的刺花别在了她乌黑的发丝间，小嘴往她脸上一凑，表姐们快速拿出手机，咔嚓咔嚓地拍下个不停，生怕错过这个精彩的瞬间。笑声从茶山中飘出，阳光下的我欢快地追逐着白色的小蝴蝶……

晚上，收工回家的阿姨挑着木桶去井边打清冽的泉水，把茶叶放在水中清洗干净。接着，她架起了一口大锅，系上围裙，慢慢地把茶叶倒进锅里。表姐们戴上白色的手套，在锅内与松软的茶叶飞舞着，像在茶园中嬉戏的白蝴蝶。保持小火，用双手不停地来回翻炒，动作非常娴熟。我趴在灶台上，只见锅里的茶叶由绿色变成深褐色，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扑鼻的清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阿姨使劲儿地揉搓，还时不时地取点儿搓一搓，反反复复，额头上挂满汗珠也顾不上擦。她把

湿漉漉的茶叶揉干，揉成卷曲状，再次入锅，又是不停翻炒，用火烘干，特别费时。最后，炒干后起锅倒入簸箕里，再摊晾几天就好了。

“嘿！那真像是一门艺术啊！”我笑着对自己说。“过来，荣荣。”阿姨摇着草帽冲我招手，“泡茶也有诀窍，我来教你！”我连连点头，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我仿佛看见阿姨眼中的宠爱，将我茶与茶叶都拢在其中。

渐渐的，我也爱上了泡茶。在阳光慵懒的午后，我喜欢坐在秋千上，阿姨在我身旁摆上一张小木桌，将一小撮茶叶放到玻璃杯里，开水冲下，上下翻腾，一如芭蕾之舞。我总是在阿姨泡茶时，偷偷地摘下她的眼镜，然后迅速跑掉，而阿姨总会生气地大喊：“荣荣，快回来，还我眼镜，给我泡茶，要不然我马上把你送回家！”我只好乖乖地回来泡茶，看着阿姨一边推推眼镜，一边享受地喝着茶，好奇地问：“阿姨，茶很苦，您怎么喝得这么香？”她意味深长地说：“茶刚入喉时有涩涩的苦味，慢慢品尝就有清淡的甜。人生就像一杯茶，以后你就懂了！”我疑惑不解地看着她，趁机会摘下她的眼镜，不禁捧腹大笑起来。茶杯里的热气盘旋上升，阳光照在院坝里，茶香与笑声同在。

岁月如歌，后来，我上了安师，油坊那片茶园被我慢慢淡忘；再后来，我去镇上教书，与它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每年春天，总会收到阿姨寄来的新茶，小小的茶包，令我心醉神迷。每当工作或写作之余，端起茶杯，喝上几口，顿觉得满口生香，甘醇鲜美。“荣荣，雨下大了，快给你阿姨泡杯茶吧！”表姐轻声说道。收回思绪，舌尖上的清香早已散去，只是心中那份茶香仍存，它是那样香甜、浓郁……

树是一道桥

李焕龙



树桥

从白河县城到宋家镇去，是由白石河逆水而行。这条于县城汇入汉江，并因河口建城而得了县名的河流，虽只八十八公里长，但两岸山大谷深而水质清澈，宛如白练。汽车出了茅坪集镇，就是沿河而行的双向车道，一路所见的河坎、田坎、梯地，均为山石所砌，高大坚固，整齐美观。我们正赞叹着为创造“石坎坎，金碗碗”而诞生的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白河精神”，副驾驶位置突然发出一声惊呼：“树，桥，树上生桥！”

我们即刻靠边停车，来到河边，争先恐后地探望、拍摄着，为这奇观感慨着。

此树于离水面五米高的河坎上平平伸过身子，枝条接近东岸。其身上所搭的木板桥，由两组直径过尺的木头相接牵引着，自西向东，连通两岸，撑起了一道可供二人相向而行的“树桥”。

我由桥东信步走到桥西，再下到河床去拍了些照片，终是不解“树桥”之谜，便上了东堤，到焦赞街去找人询问。走过几座关门上锁的房子，碰到的第一个人，是由外村嫁来的张丽，她对此不太熟悉，却很热情，匆匆找来几位老人，为我们讲解了“树桥”的由来去脉。

猎人因好奇而相约入洞探险，他们在一大宽的直洞相会，也不知走了多少天，才于四川出洞。游玩两天之后，找不见来时的洞口，没法返回，也无干粮和盘缠了，二人相携而行，就到溪溪的大宁盐厂打工，次年贩盐回家，便在各家河口盖房营业，做起山货生意。特殊的生死之交，让二人结义为兄弟，其情义相传数代，都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鱼水关系。于是，人们称其为“焦赞、孟良再世”，为彰扬其仁义道德，便以其所居位置命名了自然环境，东西两边的山洞为焦赞洞、孟良洞，东西两条河流为焦赞河、孟良河，当然还有焦赞街、孟良街。

当焦赞、孟良两条小河汇入白石河，这种仁义之风也吹遍了一河两岸。平日，山民和睦相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与风景。一旦河水泛滥，两岸群众你奔过来，我冲过去，那种舍生取义、互救互助的壮美情景感动天地，令凶恶的洪流也退而让之。

这棵长于西岸的麻柳树，见证了两岸民众血溶于水、世代不变的仁义之风。

此树粗壮，粗达两人合围，树龄九十多岁，树高曾有五十多米，枝繁叶茂，自成一景。麻柳作为绿化树、护坡树，深受村民喜爱，一河两岸除了这棵老麻柳树，村民还栽下数百棵麻柳，以

护河堤、田坎、土地、村庄。

四十多年前，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冲坏堤坎，毁了树木，毁了田地，河滩一片狼藉。这棵老柳，根部的土石被洪水冲刷得所剩无几，没有泥土的支撑树干缓缓倾斜，晃悠了一天一夜，头部渐渐地搭到了东岸堤坎。次日清晨，河东有人发现了，立即喊上四五个小伙子，从树身爬过去，去西岸救人、查灾。紧接着，两岸的人们争相过河到对岸去救灾、救苗，又陆续过河修路、种地，进而过河上学、出山，一连数月都从树身爬过去，把这树干当作桥身，你来我往地通行于两岸。于是，这道天然“树桥”，既凝聚了生产救灾力量传递了两岸情感，又沟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

这样过了一夏，甚是方便，却很危险。于是，便有好心人在树身上加木头、木板，架扶手，拉绳索，做了加固工作来保证河两岸人民的过河安全。如此这般，看似便利，却把一棵大树改造出一身怪相，不伦不类。

后来，政府整修河堤，村民建言献策，捐出力，齐心协力，终成“树桥”工程。

他们为安全起见，在西岸的树身周围用石头头垫浆，砌了五米宽、二十米长、三米高的护基，把树身和护坎紧紧地围住，且修成半圆形，对岸同样砌了半圆形护基，以避洪水冲击。同时，截了伸向东岸的树头，以防攀缘，杜绝事故；伐了向下、左右伸出的分枝，以减少重量，防止断裂。

西岸则贴着树身架枕木，东岸凌空搭枕木，当两岸枕木在树身会合后，他们又用垫子从树身支起，不致压伤树身。当枕木上的木板横铺整齐之后，他们又依着树上长出的树枝建了护栏、扶手，方便人们稳稳当当的行走过桥。

我在“树桥”两侧看到：凡是接触树身的枕木、板材，均有一两寸厚的软垫；凡是绑扎在树枝上的扶手、栏杆，接触部位均有软垫，这样既不伤树，亦防止绑扎扎入树中。

我在“树桥”之下看到：那厚过寸余的木板是结实的，那河流正中高出堤面一米多的桥身是安全的，正从桥上荷锄走过的农人是安逸的，放学归来大步过桥的学生是欢快的。

安康北山小镇沈坝，是著名战士作家崔八娃的故乡。

2003年我到那里工作，有缘结识这里的一草一木。9月的一场连阴雨下个不停，一大早，赵镇长用单位的“北京213”吉普车把我从安康接回镇里。一路上颠簸三四个小时，从恒大路上车像是在泥田里犁地一样，车轮在烂泥路上艰难爬行，绕过一山又一山，沿途经过了六七个乡镇，才到这个与汉阴交界的小镇，感觉浑身像是散了架，脑袋晕晕沉沉，只想呕吐。到了镇上，才发现这竟然是个世外桃源，好几百亩平坦良田，在汉滨南北二山间有这样小盆地，难怪号称北山粮仓。

机关炊事员王大爷爷已准备好了饭菜，班子成员除了张书记在城里学习，其他都在镇上，晚上大家齐聚一堂，饭桌上喝得是当地酿制的甜杆酒，口感不错，味道微甜，随便喝上一两斤没问题，每人打一个通关，直到头脑晕乎乎，刚好睡个好觉。

第二天醒来，精神好了许多，镇上干部个个热情地打着招呼，介绍当地情况。当时百米长的街上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与镇上干部很熟，有的还开开玩笑，关系十分融洽。

吃完早饭，镇长让司机开车，带几名同事查看灾情，顺便带我去各村熟悉情况。沈坝当时有10个村，近13000人。镇长一路上介绍各村的情况，风土人情，遇到村民，他就停下来，询问了解附近的灾情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跟他们拉家常，顺便就把情况掌握的一清二楚。中午吃饭在沙沟村邓支书家里，那个时候，下乡没有吃饭的地方，交通又不便，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一般吃住都是在村里，到哪一家吃饭、休息都是需要提前计划好的。邓支书是个老支书，在村上工作了几十年，威信高、能力强，也积极配合镇上开展各项工作，镇上下干部对他也很敬重。中午吃饭时，我遇到了崔八娃。头一天晚上就听同事说过他的事，觉得他是个比较神秘的人物。

崔八娃生于1929年4月23日，在家排行“老八”，乳名叫“八娃儿”。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20岁的他毅然决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要求大家半个月认字2000个，他不分昼夜地学习，仅用了10天，就达到了会认、会背、会写的水平。刚刚脱盲的白玉宝写的《半夜鸡叫》，崔八娃被西北军区授予“学文化模范”，并荣立了三等功。之后他又创作了《一把铜壶》《卖子还账》《郭大肚子》等作品。1953年曾受邀到北京参加升旗典礼和文代会，受到了毛泽东、郭沫若、巴金等人的接见。他的封笔之作是1956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小说《催生》。1958年他主动要求退伍回乡当起农民。后任民兵连长、社教队员、大队长、公社干部、《安康日报》编辑、生产队长、信用社主任。2005年12月调任安康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07年1月31日在他的家乡——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沈坝镇沙沟村因病平静逝世，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生命历程。

2003年我见到当时已经回乡务农多年的崔八娃。崔老就住在沙沟村，大儿子崔勇智当时在沈坝信用社工作，二儿子在外务工，家里只有老两口自食其力。老人衣着朴素，不善言谈，从外观上看与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面容黑瘦，提起过去的事他总是一带而过，好像与他无关，不太愿意谈起，反而对现在农村生活的事更总关心和善谈。他家珍藏着当时毛主席接见的照片，还有同许多文坛老前辈的合影。我始终不理解这个当时名震文坛的作家怎么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我每次到沙沟下村都要顺道去看看崔老，跟他聊一聊。直到2007年1月31日，我同当时区委组织部部长到沈坝去慰问他，刚走到他家院坝就听见屋内哭泣声，老人已去，我们也算幸运为老人送了终。为了纪念这位不寻常的老人，2014年沈坝镇政府在新建社区广场上为崔老塑了铜像。

沈坝原属于大河区的，沈坝和元潭两乡在1996年合并建镇。原来街道不到一百户人家，加上镇上几个单位，常住人口不多，每逢周末，单位的人回家，学校放假，街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

近些年，国家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实施，沈坝镇进行了规划，新建社区、提升教育、治理生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的利益，加大扶贫力度，增加就业机会。山上的群众都搬进社区楼房居住，这里现在居住着四五千人，白天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晚上灯火通明，村民在广场休闲娱乐，跳起了广场舞，下起了象棋，这里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无异。

沈坝，据说是旧时汉阴沈氏家族在此开垦良田，繁衍生息，故为“沈家坝”，在安康山区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坝子，最大的集中片区有500余亩的水田，都是一展平坦。这里海拔不高，阳光充足，砂土含金，粮食品质好。其中花红村莲花池的大米和红莲花是出了名的，在清朝这里的大米是给皇帝上贡的。说来也怪，这里水田里面的野生红莲，年年不绝，每逢六月，荷花就含苞待放，风姿绰约，亭亭玉立。如今，当地人抓住机遇，已经建成多亩荷花观赏园，盛夏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红色、粉色、白色的荷花一望无际，再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游客们也都纷至沓来，一睹这荷塘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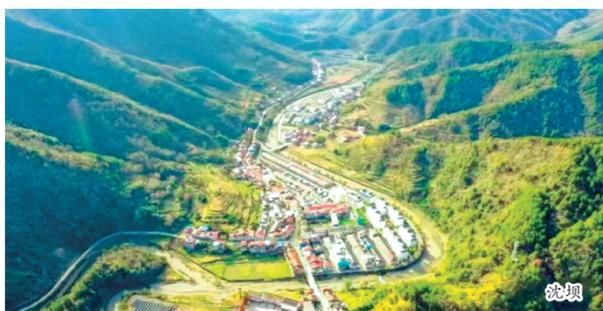
元潭张四营村有一极具观赏性的瀑布群，当地人叫“龙潭”。龙潭瀑布群由头龙潭、二龙潭、三龙潭三个大瀑布和若干个小瀑布构成。龙潭瀑布掩映在原生态的密林峡谷之中，从高达30米的龙口飞流直下，如一段白色银链悬挂在山谷之间，一瀑一潭，白瀑湍急，奔腾而下，气势恢宏，飞沫扑面，凉风习习。

石家大院是张四营村居规模最大的院子，典型的“三进三出”院式结构。这个大院建于清朝时期，至今保留完好，石家后裔至今在此居住。大院融合了南方传统建筑的秀雅又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秦巴山区民居风格。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是清朝中期湖广移民从武昌石氏家族一支来此定居，后繁衍壮大，英才辈出，石氏很快发展为当地旺族，院落连片，水田万亩，山场千顷。数百年来，石氏家族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中耕读传家、繁衍生息。

张四营村原来是大山挡道，内外不通，道路艰险，水电路不通，村民过着几乎原始的生活。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个叫陈金莲的女支书带领全村几百村民开山炸石，经过几年苦战终于在绝壁上开凿公路，引水拉电，让恶山变通途，形成了挂壁公路，就连现在走路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可想当年修路之艰险。这个女支书带着村民凭着一股干劲打通了一条便利的路。让村民生活往来便利，不用再翻山越岭，也加强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

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推动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沈坝镇现在今非昔比，水电路进千家，小洋楼不算啥，小汽车放不下。政府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水稻、油菜、蚕桑、莲藕、水产养殖等产业，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供游人娱乐休闲、康养度假、农耕采摘的园区。战地作家崔八娃的故乡，这也是一张极具分量的文化名片，可以与农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沈坝镇更具内涵与特色。如今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环境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已是名副其实的“北山明珠”。

崔八娃的故乡如今就像荷花灿烂盛开，村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面貌精神振奋，处处美景引得游人如织。此前一直不解，为何远近闻名的崔八娃愿意回乡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的沈坝在政策带动下已经千变万化，各项产业日益壮大，当初闭塞落后的地区，如今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金山银山”，百姓生活富足，宜居宜业，我想，这也是崔八娃那时候想看到的盛景吧！



沈坝

八娃故里荷花红

汪道琦